



	主格	领属格	宾格	与位格	从比格	联合格	凭借格
单数	chi	chi-ni	chi-ni	cha-de chima-de	cha-se chima-se	cha-le chima-le	chi-ghala
复数	ta	ta-ni	ta-ni	tan-de	tan-se	tan-le	ta-ghala

我们可以看到,单数第二人称代词变格时用两种不同词干 chi 和 chima-! chi 用于主格"领宾格和凭借格 ;chima-用于与位格"从比格和联合格中! 复数第二人称代词则不存在词干变换现象!

(3)第三人称代词的变格情况如下所示:

	主格	领属格	宾格	与位格	从比格	联合格	凭借格
单数	hhe	hhe-ni	hhe-ni	hhe-nde	hhe-nse	hhe-nle	hhe-ghala
复数	hhela	hhela-ni	hhela -ni	hhela-de	hhela-se	hhela-le	hhela-ghala

我们可以看到,单数第三人称代词 hhe 变格时,在与位格和从比格里有 hhe/hhen 这两种词干,二者可以通用! 复数第三人称代词也不存在词干变换现象!

总之,以上比较复杂的词干变换主要集中在单数第一"二人称代词变格上,即第一人称代词变格 bi" mi"



上述我们提到东乡语在人称代词中出现词

人称代词 !o 表示排除式, " # \$o 表示包括式!

那森柏认为,蒙古语复数第一人称代词的排除式都是以辅音 !% 起首的(莫戈勒语正是 ! 的变体),包括式则都是以辅音 "% 或者 !% 起首的!他把%" & 与蒙古书面语中的 ' & ! # " &, 中世纪蒙古语中的 ' & " & 等词中的%" & 看作是同一个构词成分%" &! 认为%" & 这个附加成分是由蒙古语人称代词演变而成的带有关系意义的构词附加成分,它的作用是使带有这个附加成分的代词具有确定的意义!并且从语言学角度分析%" & 就是从% ! & 演变而来的!如 :&()!&→'&" & ;&()!#()!&→'&!#" & 等此类现象不仅蒙古语中存在,就是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中也有不少重要的材料,如 #\*( ) / (+\*( )→#\*( !&→#\*\*" !&→#\*\*" &→#&" &#!

所以,我们认为包括式" &+&( 是从中世纪蒙古语第一人称复数形式 !&(主格形式)加复数附加成分 +&( 变来的!" &+&( 的词首辅音由 !% 变成了 "%,这正是蒙古语的基本特征!另外, !& 虽然是中世纪蒙古语第一人称的排除式,但若加复数附加成分%+&(,词义扩大为包括式,从语义上也是可以讲通的,如第一人称排除式 !\*\*,( 有时候也接%+&(,不管是在词义上还是在感情上都强调了# 大家一起 的意思!

第二"第三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词干,除了第二人称在主格变化时词尾辅音%( 脱落外,在其他诸格变化中它们都没有变换词干的问题!也就是说复数第二人称代词变格时,在主格"领宾格和凭借格中仍用词干 +&,在其他格中带复音( 时,变做 +&( ;第三人称代词在复数形式中则不存在词干变换现象,如下所示:

	主格	其他诸格				
第二人称:	+&	+&(*	+&(%-	+&(%\$,	+&(%.,	+&%%/ &.&
第三人称:	//,	//, .&%( *	//, .&%-	//, .&%\$,	//, .&%.,	

综上所述,我们对东乡语人称代词变格时变换词干的现象溯本求源!通过研究证明,东乡语人称代词